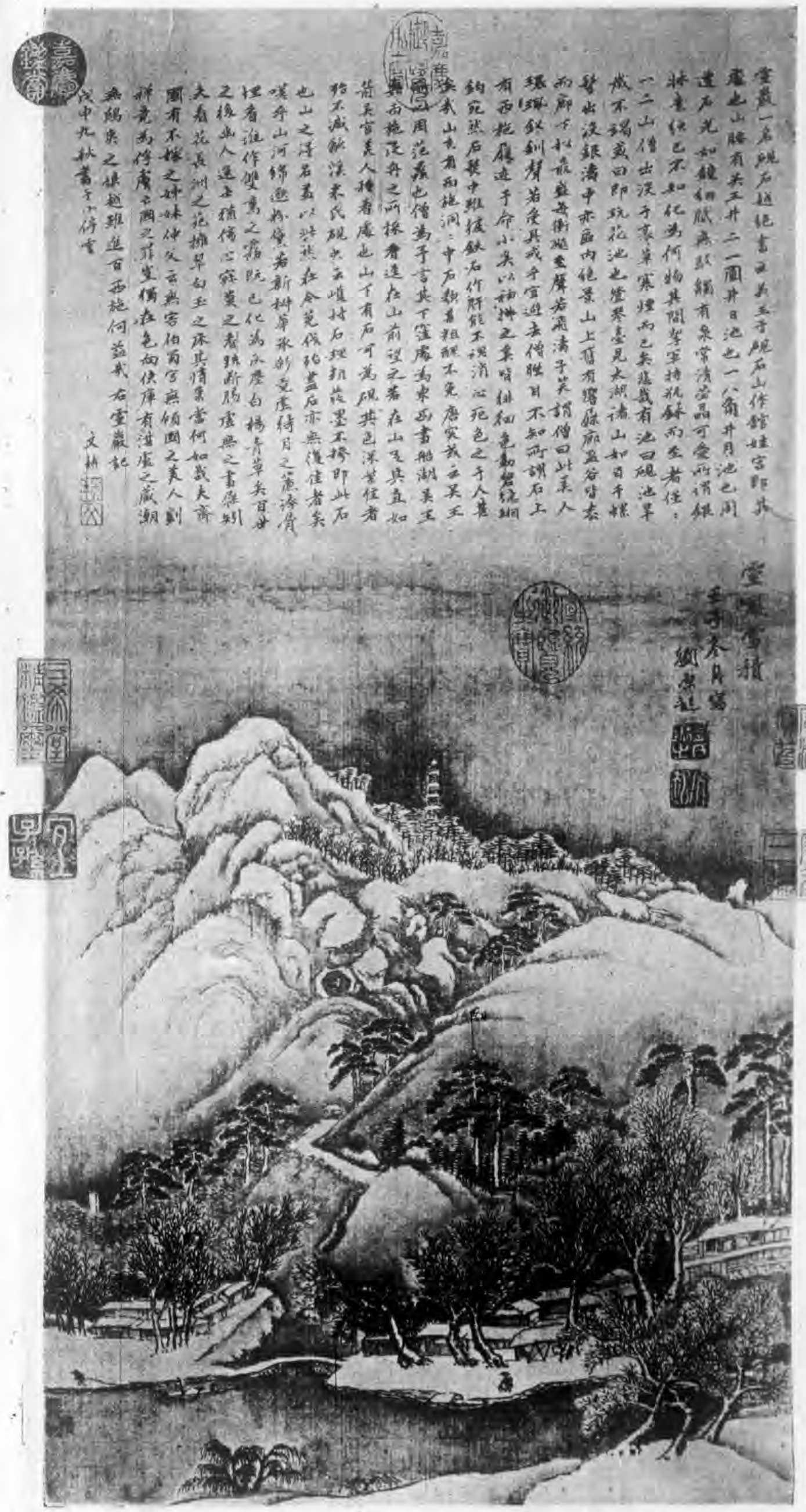
故宮旬刊

館藏字處、館閣書目、鐘鼎篆韻有二種、皆不著其名氏、其一則十卷、乃集元祐中呂大臨所戴、僅數百字、或曰、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集也、其一僅一卷、亦不過數十字、或曰、政和中、主管衡州露偃觀王楚所集、余又見一本於友人少宗伯朱元价處、凡一萬一百一十有五字、亦不著其名氏、第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則元价所藏、當是尚功所撰無疑、

題薛尚功鐘鼎篆

題范文正公伯夷頌



原藏齋宮、絹本、設色、縱一尺九寸八分、橫九寸九分、款署霅歲雪積、壬子冬月寫、劉原起、鈐印二、「劉振之氏」、「原起」、幅上文楨書霅歲記、鈐連印一、「端文」、石渠寶笈三編著錄、劉原起小傳、詳見本刊第六期、

西園題跋卷之一

羅浮張　資孟奇甫著

題蔡忠惠眞蹟

自朱考亭之評一出、而忠惠書名、遂欲上掩東坡山谷海岳三公、故吳文定公寬爲沈啟南跋四家書、有云、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寬更定之、爲蔡蘇黃米、余謂書亦非一家矣、考亭謂三公爲胡亂寫壞、今三公之眞蹟具在、亦何嘗有一點一畫胡寫乎、夫以右軍父子之絕絕古今、考亭尚曰我所不解、其左袒忠惠、又何疑焉、

題蘇東坡羅池廟碑

坡公擘窠書爲世所重者、醉翁豐樂二亭記、表忠觀記、柳子厚羅池銘詞、蓋四絕也、王元美曰、醉翁豐樂、逈偉俊邁、羅池勁拔古雅、表忠委態婉潤、皆公得意筆、法皆出顏平原徐會稽、余謂四絕之中、更以羅池爲勝、蓋醉翁豐樂以狗知、表忠以近名、皆有意、而羅池則無意也、惟可與法眼論之、

題明劉原起靈巖積雪圖

（接第二版）

再版郎世寧畫第三集及第四集每集定價四元　楊少師書山谷比之鹿像不習其俗而有其神法老筆紛披尤稱奇蹟用珂羅版精印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一價一元二角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明項聖謨寫生冊之十二

說明見本刊第一期、本幅墨雖、項聖謨自題曰、幼蒔有靈璧、云如灣鵝形、余實未之見也、蓋幼老師有来顧之好、恐余效袖石之故事耳、聞之久、以此挑之請出、而終歲秘之、乃還此冊、易庵、鈐印二、「項聖謨印」、「易庵居士」、

題歐陽文忠集古錄

先賢裒集前代金石法書最富者、文忠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兩家耳、洪适隸釋、止載其文、鄭樵金石略、止載其名、酈道元水經注、亦止載其文與名、最後出者、有王球嘯堂集古錄、亦不能出於歐趙二公之外、古今金石之湮滅不傳、何啻千百也、朱弁曲洧舊聞、有謝節使者、有石刻千卷、名金石友、不知與歐陽酈王諸公同否、吳文定跋曰、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錄之類、藏久板亦毀、則印板在人間、又賴有臨摹之者耳、然臨摹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千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余因念文忠之集古、已見公全集中、鄭之金石略、亦附見於通志、洪之隸釋、近已梓於廣陵、獨趙之金石錄、則止見其序、及易安居士一跋耳、若嘯堂集古、則世罕有傳者、廷璧、吳人、余遊吳門數四、竟不獲購求而梓行之、以成文定公之志、至今深以爲恨、

清長洲吳　綺撰

贈藥編

私幸私憶

連接翰教、垂眷有餘、毋乃偶然之言乎、妾懷來夙昔矣、自霞關一見、寤寐爲勞、對月長嗟、臨風掩涕、結想清揚、宛然我室、一段惆悵、無從告語耳、妾非輕狂無賴之流、亦非忘舊邀新之輩、兄之才也情也、風流閒雅、來我清閨、子建安仁、合生一體、能無口人者乎、幸侍荊州、古人營輕萬戶侯矣、邇來因兄絲竹無心、襲殘都廢、堪憐形影、非復疇時、從來不識相思滋味、有如此苦者、不如長往夜臺行矣、來珍秘異、佩以周旋、永對玩如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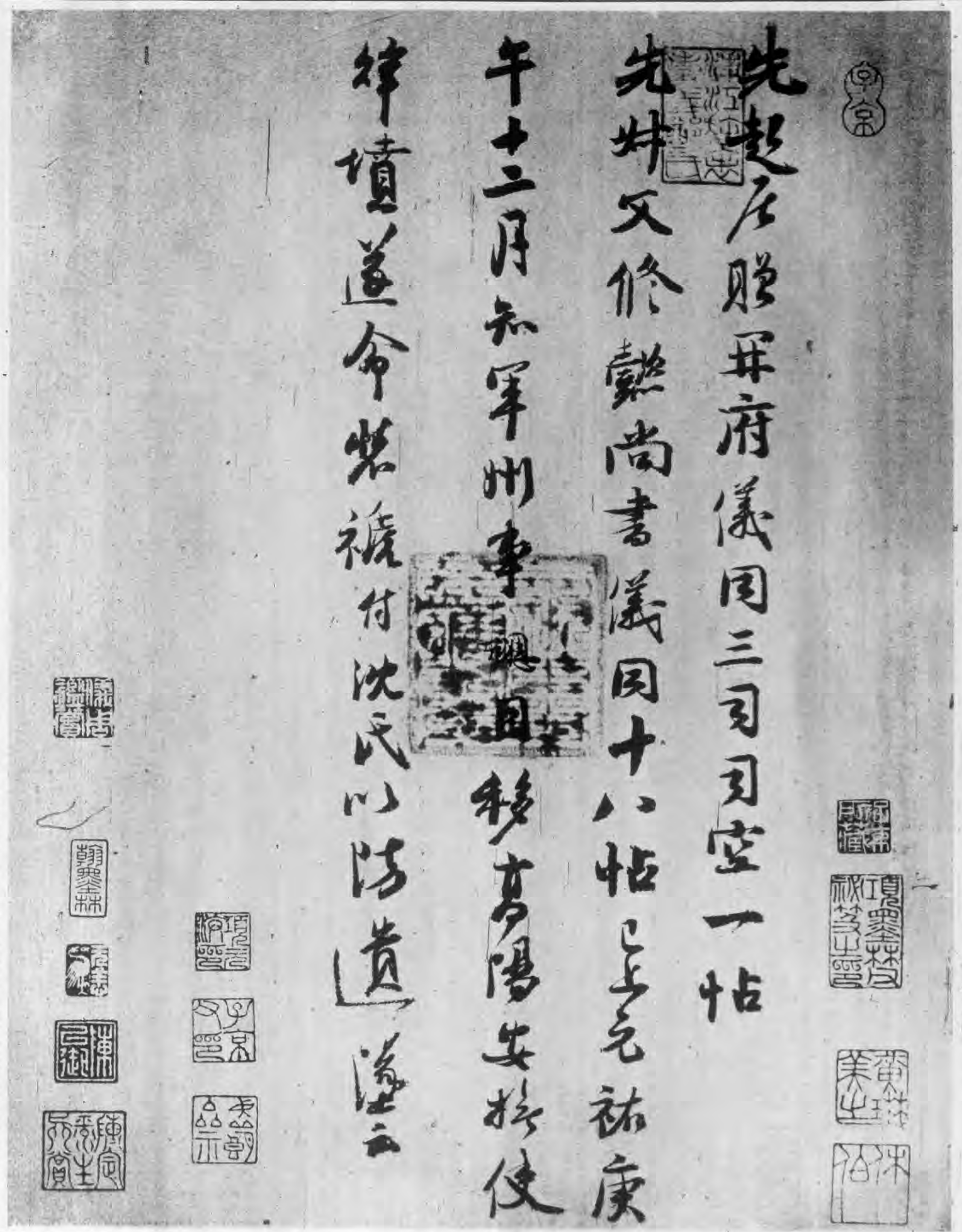
恨浪遊

捧覽情詞、句句是勾魂妙訣、鐵石猶動、何況多愁多感如弟者、從今不病死、亦應害死矣、只有一節不平處、兄愚弟鱗死鴻枯、不思量野外春郊、拾翠尋芳、令我行踪安遡(接第三版)

說明及金廷標小傳、並見本刊第四期、本幅清高宗御題詩曰、濯纓倣志寄歐詩、怪石珍花儘足奇、自是士信於知己、不妨激語答韓維、右滄浪亭、

清金廷標畫吳下故蹟詩意冊之十一
(滄浪亭)

本院新出版物廣告　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一期
宋李唐江山小景卷出版廣告
元趙孟頫鮮于樞行草合冊
總發行所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物


先起居睽府儀同三司空一帖
先妣又修
午十二月初
伴侯軍州事
侍讀尚書儀同三司空一帖
孝先起居帖
緘
遺命
移鎮陽安
令弟祓付沈氏
遺
漾云

宋錢勰跋先起居帖（宋十二名家法書第六）

弟因昨日出門、飲得幾甌泉水、回家癡睡至曉、不覺寒侵、方知腹餒、端的是半死之人、忽然又作瘧疾、別人有病、愁煩不已、我却生歡喜、總是多活多受一日苦況、早死早得一日安逸、昨弟徧叩諸神、念吳綃非爲求壽求福、特以求死而至、死無所爲、欲來世早與齊郎爲伉儷、縱無食無衣、心猶樂矣、志誠以祝、神靈必賜、祇愁仁兄功名富貴爲念、何能輕棄、祇向鬼門關待君可耳、更得佳作、宛然描花下遊魂、非才子孰能爲此、如一派清泉流白石、千峰秀致會煙霞、何獨屈宋擅絕千古哉、梅花梅花、非綃一片苦心、結識天下一個風流俊俏的才子齊郎、誰得此錦心繡製如此、可羨可羨、罌絲一縷、弟自手綳、持以奉獻、不識可意否、辱愛弟簫頓首恩兄子齊俊俏書生、

寺遇

又做一場春夢、空落得滿肚愁腸如繫、最可憐廻廊宮殿乍相逢、欲言還止、欲近還離、眼睜睜對面如千里、一聲聲催人去也、留戀因無計、更傷心、臨行不敢道別、待回頭再顧、又是淚眼愁眉、一則怕添君慮、二來恐使人疑、因此上掩淚含悲、不告而歸矣、入得門來、昏昏如醉、所問忘對、所遇不知、早壓着衾兒枕兒、癡心再追歡夢裏、恨愁多神散、難成佳會、短嘆長吁、無聊無倚、生憎那淋漓暮雨、滴入心肝、不由不碎、却不知仁兄歸去、更復何依、且遭風雨、瘦怯書生、何堪經此磨折、多是綃郎之罪矣、懸念懸念、辱愛弟簫頓首恩兄子齊親親、

喜癒寺遇次日

弟因昨日出門、飲得幾甌泉水、回家癡睡至曉、不覺寒侵、方知腹餒、端的是半死之人、忽然又作瘧疾、別人有病、愁煩不已、我却生歡喜、總是多活多受一日苦況、早死早得一日安逸、昨弟徧叩諸神、念吳綃非爲求壽求福、特以求死而至、死無所爲、欲來世早與齊郎爲伉儷、縱無食無衣、心猶樂矣、志誠以祝、神靈必賜、祇愁仁兄功名富貴爲念、何能輕棄、祇向鬼門關待君可耳、更得佳作、宛然描花下遊魂、非才子孰能爲此、如一派清泉流白石、千峰秀致會煙霞、何獨屈宋擅絕千古哉、梅花梅花、非綃一片苦心、結識天下一個風流俊俏的才子齊郎、誰得此錦心繡製如此、可羨可羨、罌絲一縷、弟自手綳、持以奉獻、不識可意否、辱愛弟簫頓首恩兄子齊俊俏書生、

宣鑪小誌

補注（續）

婁東紳士、有官於明者、必家有編年、王煙客所藏爲尤詳、並有嘉萬時邸鈔、及客氏拜帖、言及宣鑪南北鑄、據唐東江先生見陸臺中編年內、載有寺人孔姓者、先世浙東、名孔公、入宮、性聰慧、嗜讀書、宣廟委以幾務、賜名傳聖、遂令司鼓鑄、南鑄是伊所司、（接第四版）

石渠寶笈續編云、第六、籤標宋錢穆父翫書、縱一尺七分、橫八寸一分、行書、（文不錄）案是蹟見書畫彙考、刻入三希堂法帖、帖內所云先起居、乃謂父起居舍人知諫院彥遠、叔父乃翰林學士贈禮部尙書明逸、修懿、具識也、錢翫、字穆父、崇德州錢里人、吳越王裔、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拋殘絲竹、掩過維衣、祇是青帝累人如此耳、弟死畢竟要花神償命、仰仗仁兄主持者、況復春歸後、人亦將別矣、會期更無影兒、如何如何、弟有滿懷欲訴、騷情清室、奈機緣不偶、君又浪宕春風、全不爲念、使弟憂心如焚耳、

再版宋拓定武蘭亭敘定價二元三角　三版宋米南宮書蜀素帖定價二元三角　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二元三角（三版宋米南宮〈元六角購請從速　四版精印裝禎成卷每卷定價二元五角

北平京城印書局承印

清蔣廷錫花鳥摺扇

原藏乾清宮、扇骨棕竹製、計十六根、長九寸七分、寬六分、扇面橫寬一尺五寸五分、高五寸四分、金箋本、設色畫花鳥、欽署臣蔣廷錫恭畫、鈐印二、「臣廷錫」、「朝朝染翰」、一面清世宗御書題松五律一首、鈐璽三、「朝乾夕惕」、「雍正宸翰」、「爲君難」、

蔣廷錫小傳、詳見本刊第六期、

清世宗、名胤禛、聖祖第四子、在位十三年、年號雍正、

清康熙織圖墨之十

清康熙織圖墨之十一

清康熙織圖墨之十二

厚者、爲飾色於上、燒不退、故也、南鑄恃銅質之美、不畏飾色之退、自有本色可觀、且本色必覘於飾色、是以賞鑒家惟貴南鑄、

論新舊

新鑄之鑪、皆僞識宣欵、此執宣論宣、固不足以定鑪之高下也、蓋鑪有眞舊、有僞舊、有先天之舊、有後天之舊、有舊而不足供玩者、有舊足供玩、而俗手磨治熏染、無異新鑪者、不可以不辨、新鑪率趨簡易、耳足口底、多不勻稱、輪轉凸凹處欠圓渾、僞舊者、用藥燒斑、假爲舊迹、或有意敲作損痕、再加磨擦、然後上火烘炙、驟視亦炯炯可觀、然色非沉凈、汁水淺薄、何如久鍊之物、其光澗然內藏、如清泉渟泓、望之沉沉、莫測其際、間有斑痕、亦自然渾雅可愛、此眞僞之別也、而先天後天、則又人之爲之也、

（未完）

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
本院印行之故宮週刊共出至五百十期今已
元鮮于樞行草眞蹟出版廣告
清丁觀鵬畫書明皇聲樂圖出版廣告